

動盪不安的葡萄牙政局

蘇秀法

葡萄牙位於歐洲的西南部，有人把她和義大利、西班牙同列為南歐國家，但是，從地理的觀點看，由於歐洲大陸的最西點——礁石岬 (Cabo de Roca) ①就在距離里斯本北面大約五十公里的大西洋海岸上，所以葡萄牙應該被稱為是西南歐國家，比較適當。

葡萄牙現有人口九百四十萬，面積九萬二千平方公里，包括本土和大西洋上的兩個小島——馬黛拉 (Madère) 和亞速爾羣島 (Açores)。馬黛拉面積七百六十平方公里，人口二十萬，海光山色，風景美極，是西歐各國人士觀光度假的盛地；亞速爾羣島面積二千三百平方公里，人口三十萬，約和盧森堡相等，因為亞速爾羣島地理上接近非洲，美國和法國都在島上租有海空軍基地，在一九六〇年代，非洲比屬剛果 (現已改稱薩伊 Zaire) 動亂時，美國曾經利用亞速爾基地為中途站，發揮了補給非洲的功能。②葡萄牙過去擁有殖民地，像安哥拉 (Angola)、莫三鼻給 (Mozambique) 和幾內比紹 (Guinée Bissau) 等，總共面積有二百萬平方公里，比本土大出二十多倍。這些從十六世紀就開始經營的廣大屬地，在一九七四年革命後短短的二十個月內，都相繼獨立，也可以說，葡萄牙政府在毫無準備和一種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把這些屬地全部丟光了。

非洲戰爭觸發革命

葡萄牙共和政體的建立，是在一九一〇年十月，比我們的辛亥革命早一年。從共和政體的建立到一九二六年的十六年當中，

註① Cabo de Roca 為葡萄牙北部觀光地區之一，到該地的遊客都可領到一張羊皮印的「到此一遊」的證明書。

註② Ke Pottinger "Island Separatists Confront Portugal" Herald Tribun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 May 1978. "Whose Paw's on the Azores?" The Economist 4 March 1978.

葡萄牙政府前後更換了四十五次，^③平均每一個政府的壽命還不到四個月，也就是說，當時每一百三十天要更換政府一次。葡萄牙政局在如此動盪不安的情況下，於一九二六年出現了獨裁政府。一九三二年薩拉查 (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 出任總理，這位被稱爲是葡萄牙的強人，執政三十六年之久，於一九六八年因健康理由不能執行職務，由卡特洛 (Marcello Caetano) 繼任總理，但是葡萄牙的政體並未改變，所以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七四年四月軍人革命的四十八年當中，葡萄牙的政府型態祇有一個，也就是西方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所稱的獨裁政府時代。

爲什麼葡萄牙在四十八年獨裁政府統治之下，發生了軍人革命？這可以從遠因和近因兩方面來分析，西歐民主國家對葡萄牙獨裁政府無休止的指責批評，以及散居在西歐各國數十萬葡僑對薩拉查政權統治下經濟、社會的落後，長期強烈不滿積成的潛在心理影響，都是革命政變的遠因；近因是一九六一年葡屬非洲殖民地安哥拉叛亂，薩拉查政府不尋求政治方式解決，而使用武力鎮壓，導致歷時十三年的殖民地長期戰爭，由於叛軍先有蘇共和中共的幕後支持，最後有古巴的出兵介入，對葡萄牙來說，這場戰爭根本就是一場打不贏的戰爭，但薩拉查沒有當時英、法執政者的魄力和眼光，選擇一個有利的條件，讓非洲殖民地獨立，而頑固地堅持繼續打下去，以致打得民窮財盡，打得士氣低落，打得民心厭戰。這場鎮壓殖民地叛亂的戰爭打到一九六〇年後期，仍然師老無功。薩拉查政府爲求迅速勝利結束戰爭，動員全國一切可用的人力投向非洲戰場，在一九六〇後期和一九七〇年初期，世界上全國皆兵的國家，除以色列以外，以葡萄牙徵調的兵員最多。^④同時，在非洲作戰的一些葡萄牙中級軍官，早已抱怨薪餉太低，升遷太慢，和裝備太差，他們心理上的鬱積，以及里斯本政府責怪戰爭未能取勝，軍人應負全責的指控所激起的憤恨，終於成了爆發出軍人革命政變的導火線。

葡萄牙從事的十三年非洲戰爭，幾乎沒有受到世人的注意，因爲在這段期間，一是越戰方酣，二是中東局勢的緊張，全世界的目標都集中在這兩個焦點上，而略忽了非洲的戰火。^⑤葡屬非洲殖民地的叛亂從安哥拉開始，逐漸蔓延到莫三鼻給和幾內比紹，最後馬克斯主義者得逞，非洲均勢從此發生了空前的改變。一九七五年葡萄牙放棄了非洲的屬地以後，世界上講葡語的國家除了原有的葡萄牙及巴西外，現再增加安哥拉、莫三鼻給、幾內比紹、聖多美、綠岬羣島等國。

由於一九七四年的葡萄牙革命是軍人發動，革命後軍人立刻成立了一個「三軍運動組織」，監督政府施政。「三軍運動組織

註③ "Portugal's 16-day Wonder and 50-year fear" The Economist 23 September 1978.

註④ "Portugal in Africa" Orbit Vol. 21 No. 2 Summer 1977, p. 404

註⑤ "Portugal in Africa" Orbit Vol. 21 No. 2 Summer 1977 p. 395

註⑥ "Les pouvoirs du Conseil de la révolution" Le Figaro 10 August 1978.

「不久改稱為革命委員會。現在的十八人革命委員會由總統伊亞涅斯（Antonio Ramalho Eanes）、海、陸、空、三軍參謀長和十四名軍官組成，其中陸軍軍官八名，海軍軍官二名和空軍軍官三名。總統為革命委員會的主席。」^⑥依照葡萄牙新憲法第一四七條規定，革命委員會具有備供總統諮詢、維護憲法、和維護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革命成果的職權。革命委員會賦予總統宣戰和媾和的大權，並有向總統提名任命總理或免除其職務之權。革命委員會監督政府施政的期限，至一九八〇年下屆大選為止。

左派份子走火入魔

葡萄牙革命後，一時左派勢力囂張，蘇俄乘虛而入，立刻和新政府建立外交關係，蘇俄集團國家也先後承認新政府。葡共一方面參加政府以圖攫取權力，同時又組織工會、農會控制工人和農民。思想偏激的左傾軍人和包括葡共在內的左派份子，走火入魔，對一九七四年革命後的政治現狀，並不滿足，爲了達到全面奪權的目的，於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發動了一次武裝政變，計劃將政府內僅存的一些溫和派和保守派力量全部加以清除。同年七月，政府中的溫和保守人士終於被迫退出政府。

政變成功後的左派政府，大捕政治犯，當時被捕的人數約爲二千人至三千人，超過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革命後囚禁政治犯的人數。^⑦

左派政府又廢棄了原有的財經結構，代之以一些劇烈性的措施，他們稱之爲「加速社會主義的步伐」。政變後的五個星期內，將水泥、塑膠、和煙草等工業都收歸國有，並立刻接管了四十八座大規模工廠，凡是較大的企業都逃不了國有化的命運。另有十四家銀行和三十五家保險公司也被收歸國營。^⑧上面這些劇烈的經濟措施所造成的結果，使企業家逃亡國外，巨量資金外流，投資者却步，註定葡萄牙工業走下坡路的必然命運。

在薩拉查政權時代，葡萄牙沒有最低工資的立法，葡萄牙工人平均每月工資約爲美金三十元，左派份子控制政府之後，不管國家財政能力能否負擔，規定最低工資爲美金一百六十元，比當時平均工資增加了五倍。同時，又規定，凡是每月有美金五百元收益的人，俸給均予凍結，並限制葡萄牙人的工作待遇每月都不得超過美金一千四百五十元。^⑨

葡萄牙是一個貧富懸殊，分配不均的國家，以農地來講，全國百分之六的地主，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五的土地。葡北部一半土地，雖多爲自耕農所有，他們保守反共，但多爲中小農家，而葡南部大部爲農業區，農民幾乎全爲佃農，生活清苦，難以溫飽，

註⑥ "Portugal and the Armed Forces Movement" Orbit Vol. 19 No. 2 Summer 1975 p. 352

註⑦ 同上，第三四九頁

註⑧ 葡政府機關報 "Diario de Noticias" 8 March 1978

葡國共產黨利用這個情勢，一面秘密組訓幹部，一面公開主張進行徹底改革農業結構，以博取農民的好感。^⑩在外交方面，左派政府全力推動親蘇俄和親東歐政策，所以那一年七月四日，美國駐里斯本大使館舉行的國慶酒會，出席的葡萄牙官員，寥寥無幾，總數祇有五個人，因為有些官員就心參加了美國國慶，會對自己不利，可見當時排外，特別是反美親俄情勢的高漲。同年八月，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就曾說：「葡萄牙已經完了，我們祇有讓她去吧！」^⑪季辛吉的悲觀論調，充分反映出他對葡萄牙局勢已經感到無能為力了。

但是，葡萄牙左派勢力的猖狂和葡共奪取整個政權的陰謀，由於施用的手段過於急烈，激起了人民及部份軍方人士的普遍反感，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被現總統伊亞涅斯即當時陸軍參謀長所領導的右派軍人壓制下去，才把瀕臨赤化邊緣的危險局勢扭轉過來。

政府和國會的奇妙關係

在左派勢力被壓倒的前七個月，葡萄牙的制憲會議已經揭幕，正在制定一部憲法以替代一九三三年的舊憲法，無疑的，這部新憲法充滿着「社會主義」色彩。一九七六年四月，葡萄牙政府根據新憲法進行國會議員選舉。兩個月後，再舉行總統選舉，在這些程序一一完成後，同年七月二十三日，葡萄牙有了行憲後的第一個政府，才開始真正走上近代民主政治道路的第一步。

行憲後的葡萄牙政府組織，很近似總統制。依照現行憲法規定，總理的任免全憑總統的一紙手令，並不需要經過國會程序。現總統係軍人出身，有一家里斯本報紙把他比為法國的戴高樂，當然也希望他能真正成為葡萄牙的戴高樂，拿出鐵腕來。^⑫法國總統除任免總理外，還親自主持每星期的內閣會議，但葡萄牙總統並不出席內閣例會，自然更不去主持內閣會議了。像法國總統一樣，葡萄牙總統也是全民普選，不過法國總統的任期是七年，而葡總統的任期祇有五年。現任總統伊亞涅斯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的選舉中，獲得百分之六十一的選票當選。

葡萄牙國會議員席次共有二百六十三席。一九七六年國會選舉的結果，沒有一個政黨獲得過半數——一百三十二席的席次，社會黨 (Parti Socialiste Portugal) 獲一〇七席 (現在祇有一〇二席，先後有五名議員因不願再受社會黨的約束，脫黨而成爲國會裏的獨立派)，領先成爲第一大黨，其次就是右派的民主社會黨 (Parti Social Démocrate) 七十三席，中間派的社會民

註⑩ "Portugal, An IV, Veillée d'Armes dans l'Alentejo" Le Monde 27 April 1978

註⑪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Carlucci" Lisbon Post 31 March 1977

註⑫ 里斯本「時代週刊」Tempo, 3 August 1978 里斯本「快訊週刊」Expresso, 5 August 1978

主中心 (Centr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 四十二席 (現在祇有四十一席，有一議員因與黨方意見不合，改稱獨立派)，共產黨 (Parti Communiste Portugal) 四十席，極左派的人民民主聯盟 (Union Démocratique Populaire) 一席，五個政黨總共為二百六十三席。

鑒於一般葡萄牙選民畏懼共黨而又就心政治再回到右傾的心理，社會黨在大選中一再高喊當選後既不聯左，也不聯右的口號。選舉後，社會黨秘書長蘇亞雷斯 (Mario Soares) 被總統伊亞涅斯任命組織政府，蘇亞雷斯為了實踐競選諾言，組織了少數黨的一黨政府，直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雖因政府經濟節約方案未能獲得信任票而倒臺，但其執政時期竟長達十七個月，實在出人意料之外。社會黨的少數黨一黨政府居然能生存將近一年半之久，完全靠下面幾個矛盾的因素：第一，右派的民主社會黨和中間派的社會民主中心加起來的席位，祇有一百十四席，尚不足半數，無法組織兩黨聯合政府，對社會黨自不構成威脅；第二，上述右派和中間派的兩個政黨，反共立場堅決，和葡共水火不相容，自然無法和葡共合作組成三黨聯合政府，社會黨非常瞭解這個情勢，無所恐懼；第三，政府法案送請國會表決時，社會黨的票祇要加上三個反對黨中任何一黨的支持票，就超過半數，所以如果議案是社會改革性的，社會黨就向葡共請予支持，如果是保守性的，又向民主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中心分別懇求援手，如果是一個既非改革性，又非保守性的法案，便再請三個反對黨同時棄權。社會黨運用這個方式，在十七個月一黨執政期間，經由國會裏通過的法案竟超過一百二十件以上，不能不算是奇蹟。

葡共勢力膨脹

革命初期，左派勢力囂張的時候，葡共在葡萄牙南部貧農最多的亞倫德鳩 (Alentejo) 地區，成立了四百五十個蘇俄式的大型集體農民合作社，^③ 強據地主土地為己有，後來政府仗仗民主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中心的支持，在國會通過了「土地改革法案」，下令農民歸還沒收的土地，但是葡共控制的農民合作社對政府的命令，置若罔聞，政府眼看這項命令遭到阻礙，但格於政治形勢，也不去認真執行，有時甚至把這個問題故意忽略，作為換取葡共不鬧罷工和在國會支持政府的代價，在如此政治氣候下，葡萄牙政府的權威自然無法樹立。

葡萄牙共產黨為什麼可怕？在一九七六年大選及地方選舉中，葡共都祇獲得百分之十四左右的選票，在目前二百六十三席的國會裏，也祇佔四十席，照說不應該有什麼了不起的作用，但是它有嚴密的組織，其他各政黨包括社會黨在內，黨的組織都不能和它相比，何況一般葡萄牙人又是懶散和缺乏團隊精神；第二，葡共控制了全國性的工會組織，也就是說，它控制了葡萄牙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第三，葡共又控制了葡萄牙南部貧農衆多的亞倫德鳩地區，組織農民，灌輸共產黨教條，成為葡共的重

註③ "Portugal's Collective Farms put down roots" by Keirn Michel Cape, 12 July 1978

要據點之一，執政的社會黨是一個少數黨執政的政黨，基礎脆弱，爲了本身生存的考慮，在政治上必須對葡共作某種程度的忍讓，以換取它的支持；最後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葡共是無條件親蘇的歐洲共產黨之一，接受蘇俄精神上的不斷支持，物質的大量援助，外表擺着一副低姿態，暗中則大肆擴充勢力。如果蘇俄有一天藉葡共的勢力控制了葡萄牙，那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就沒有安全的後方了。西方國家對這個形勢，自然惴惴不安。

蘇亞雷斯剛復自誤

從一九七四年四月革命後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止，四年半當中，葡萄牙政府更迭了十次，其中六個是革命臨時政府，四個是一九七六年行憲後的政府。政府更迭的頻繁，幾乎可與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八年法國第四共和倒閉的速度媲美。

革命後的葡政局何以如此不穩定？究其原因，第一，在二百六十三席的國會裏，沒有一個可以控制半數以上席位的政黨，社會黨雖爲第一大黨，也祇擁有一百〇二席，它在行憲後的第一屆一黨當政時代，雖然苟延了十七個月的壽命，但一到各個反對黨都不表示支持的時候，就立刻宣告解體。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各反對黨對蘇亞雷斯社會黨投票的結果，就反映出少數黨一黨政府的脆弱基礎，不堪一擊。第二是葡萄牙社會黨的政權獨佔慾。它既沒有控制國會半數以上的席位，就應容納另一黨派入閣，但是社會黨不此之圖，一面儘量避免使用聯合政府字樣，同時又不準備按照比例給予支持它的政黨以合理的內閣席次，祇是一再強調樂意願就社會黨爲基礎，容納外黨人士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府；今年一月底，社會黨和中間派的社會民主中心合組政府時，在國會擁有四十一個席次的社會民主中心在十六名內閣部長中，祇分得三席，在三十名政務委員（*Secrétaire d'Etat*）中，祇分得五席，如果按照比例分配，社會民主中心應該有六名部長和十二名政務委員。因爲有了席位分配上的不平等，兩黨合作不到半年就拆夥了。第三，在民主政治制度方面，可以說葡萄牙尚在摸索的學步階段，從事政治活動的人，政治智慧都還沒有成熟，而且政黨對政治的運用，更是缺乏經驗。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強大的葡共不願見到政局安定，利用每一個可能利用的機會，興風作浪，製造很多社會問題，像罷工、罷教和罷課等，困擾政府。

今年七月，社會黨和社會民主中心合組的政府，因意見分歧而告破裂。葡總統伊亞涅斯調停幹旋無效，授意社會黨總理蘇亞雷斯自動辭職，但爲蘇亞雷斯拒絕。蘇亞雷斯憑藉着自己是葡萄牙第一大黨黨魁，和國際社會主義組織的副主席，而且又獲得西歐各國國際社會黨的支持這些條件，敢於拂逆總統的意旨。最後，伊亞涅斯依據憲法行使總統權力，免除了蘇亞雷斯的總理職務，這一着不但出乎一般政治觀察家的想像之外，而且使蘇亞雷斯本人驚駭不已。蘇亞雷斯終被免職一事，也是由於他過份狂妄自信，引起總統的不滿所致。

非政黨技術專家組閣

蘇亞雷斯被免職以後，葡總統兩次都遴選政黨以外的行政技術專家出來組閣。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九日就職，九月十四日即因施政計劃被社會黨在國會投票否決而倒臺的柯斯達 (Nobra da Costa) 內閣，以及同年十月二十一日組成的彭托 (Mota Pinto) 內閣，都是不隸屬任何政黨的行政技術專家人選，而且彭托新內閣的十四名部長全都來自政黨以外的人士。^⑭葡總統一再從非政黨人士中物色總理人選，目的即在避免社會黨的牽制。

依照葡萄牙憲法規定，新政府的施政計劃必須在就職後十天內送請國會辯論，辯論的時間為五天。彭托政府被西方政治評論家認為是革命後最右的一個政府，^⑮它的施政計劃送請國會表決時，如果社會黨和共產黨結成聯合陣線，即可使彭托政府夭折。但社會黨鑒於最近葡萄牙南部地區愛佛拉 (Evora) 地方選舉，^⑯該黨選票急劇跌落的情況，為了本身利益，必需作嚴肅的考慮。因此十二月十二日深夜，葡萄牙國會以一百零九票反對，四十五票贊成，和九十七票棄權，十二名缺席，否決了葡共所提對彭托政府施政計劃不信任案。右派的民主社會黨和中間派的社會民主中心均投反對票，社會黨採取了謹慎的態度——棄權。^⑰

社會黨的棄權雖使彭托政府逃避了夭折的命運，但是這個沒有政黨基礎的技術專家政府，能持續多久，仍然是令人懷疑的，如果社會黨有一天認為時機有利而與葡共合作，仍可以不信任案使它隨時倒臺。社會黨於投票後明確地表示立場說：「社會黨在國會裏依然處於反對黨的地位，對新內閣的組成、以及其政治邏輯和所代表的社會利益，他們都有保留；至於這一次對葡共提出的不信任案棄權，是爲了顧全大局，不願見到民主制度再受損害，同時，也爲避免提前大選。」^⑱社會黨的真正顧慮，乃是目前提前大選可能對其產生不利的後果。

葡總統伊亞涅斯應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之邀，於十一月中旬訪問英國時曾向新聞界表示，如果彭托政府不幸倒臺，他將再任命一新政府籌劃提前大選事宜。^⑲根據葡萄牙憲法規定，如果連續三個政府都因施政計劃被國會否決，國會即自動解散，提前舉行大選。

註⑭ "Lisbon Cabinet takes office", Herald Tribun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3 November 1978

註⑮ "Ambiguities Portuguese" Le Monde, 14 December 1978

註⑯ "Portugal, that elusive majority" The Economist, 25 Nov. 1978 在葡中南部Evora地方選舉中，社會黨選票從原來百分之三十三降爲百分之十七，幾乎減少一半，葡共獲票百分之五十三，較上次選舉多百分之十一。

註⑰ Le Monde, 14 December 1978

註⑱ 同上註

註⑲ 同註⑱

財經瀕臨破產邊緣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十三年鎮壓非洲殖民地戰爭，耗盡了葡萄牙國庫數十億黃金外幣的儲存，大傷元氣。一九七五年，將殖民地美其名說「非殖民地化」，實際上却是被迫倉促地放棄了非洲的廣大屬地，喪失了國家經濟上獨佔的海外廣大市場，從此國內工商業一蹶不振，呈現出一片不景氣。以一九七七年為例，葡萄牙對外貿易數字總共為美金六十三億元，祇等於同年我國外貿數字的三分之一，在六十三億外貿中，出口祇佔十八億美元，進口高達四十五億美元，逆差為二十七億美元，^②可見經濟問題的嚴重。同時，葡萄牙全年觀光收益估計為美金五億元，加上在國外做工的葡僑匯回國內的僑匯美金七億元抵銷挹注，實際的逆差仍有美金十五億元之多，這筆錢大部份都是吃掉了，據公佈的資料，葡萄牙平均每天要花費美金三百萬元向外國進口食品。

葡萄牙的通貨膨脹率高達百分之三十，^②為歐洲各國之冠。銀行利率高到年息二分一厘，在歐洲各國貨幣對美元不斷升值聲中，獨有葡幣在一年內對美金貶值兩次，每次貶值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葡萄牙人出國旅行祇能結匯美金一百五十元或等值外幣，以這一點外匯，葡萄牙人想出國，除非另籌其他辦法，可說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由於非洲殖民地像安哥拉和莫三鼻給獨立後投入蘇俄和古巴的懷抱，當地政權實行馬克思主義，大約有一百萬葡萄牙僑民被迫倉促撤回本土，捨棄全部財產。這一百萬人回到本土之後，食、住問題和失業救濟問題增加了社會黨政府的沉重壓力，除了接受西方國家捐贈和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公署的救濟外，葡萄牙政府在財政上的不斷大量支出，有不堪負荷之苦，在社會問題上也增添了許多頭痛和棘手的煩惱。被迫返國的葡萄牙難民到達里斯本以後，都是先以機場候機室為家，景象非常淒涼，一九七七年夏天，里斯本街頭巷尾，仍有很多伸手求乞的乞丐，垃圾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正在大鬧罷工，大街上到處都是垃圾，使一度夙有花園都市之稱的葡萄牙京城，滿目髒亂。

不用說，這些情況都是一九七四年革命政變的後遺症。

澳門和「中國牌」

葡萄牙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六日承認北平政權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祇不過是片面的承認，因為中共的反應最初非常冷

註② Dominique Poulin: "Portugal, AnIV, La Ouadrature du Cercle" Le Monde, 26 April 1978

註③ José Rebelo: "Portugal-Président Eanes se prononce en faveur d'une reconduction de la Coalition entre le P. S. et les Centristes" Le Monde 3 August 1978

淡。葡萄牙却一直採取獻媚政策，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派遣一個大規模的軍政代表團赴大陸慶祝中共「國慶」。②（次年六月又有「足球外交」的表演）。③接着，葡外長麥沙度（Sa Machado）在聯合國，葡總理蘇亞瑞斯在巴黎，葡行政革部長和澳門總督在澳門分別主動和中共「外長」、「大使」及「代表」頻頻接觸，甚至去（一九七八）年五月底，葡總統伊亞涅斯訪問巴西時，在巴西總統歡迎酒會上，單獨和中共駐巴西「大使」長談了半小時，可見葡萄牙對中共的巴結真是無微不至。

葡萄牙之所以對中共委屈求全，歸納起來，不外下面兩個考慮：第一個考慮是澳門問題，葡萄牙希望中共不要在澳門找岔子，製造問題，使里斯本頭痛。如果中共堅決索取澳門，葡萄牙當不會拒絕，必然拱手讓出，但如果目前的局勢還可以苟延殘喘的話，葡萄牙政府絕不會自動地退出，甚至願付出一切代價維持現狀，因為在葡萄牙的新憲法，已將澳門列為葡海外領土。同時，澳門的保有，既可以解決數千葡萄牙人的職業問題，每年又多千萬美元的財源，這兩項數字都不大，但對今天失業問題嚴重，和百孔千瘡的葡國財經情形來講，仍是相當重要的。第二個考慮是在西方國家的暗示和間接鼓勵下，以及在中共態度轉變下，葡萄牙右派和中間派政客都希望中共早日到里斯本開設「大使館」，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妄想利用中共來平衡蘇俄勢力。在葡萄牙聽到的唯一公開反對中共設立「大使館」的聲音，是來自親俄的葡國共產黨秘書長顧尼亞爾（Alvaro Cunhal）。他說，如果中共在里斯本設了「大使館」，那將是一個顛覆活動的中心，並將影響葡萄牙對非洲友邦的傳統關係。④以葡萄牙薄弱的國力，也夢想玩「中國牌」，可謂自不量力，除了變成某些大國的工具和應聲筒以外，恐怕難有什麼成就。

葡萄牙將往何處去

今天的葡萄牙貧窮而又落後，雖然鄰近各國多是科技很發達的國家，但葡萄牙始終停滯不前，被稱為西歐最窮的國家。一般葡萄牙人的精神狀態缺乏活力，他們對國家前途的看法充滿灰色，中、老年人不敢面對現實，祇知對過去美好的日子，抱着空虛的懷念。年輕的一代也缺乏朝氣，談到葡萄牙的將來，除了嘆氣搖頭之外，看不出有任何抱負理想，年輕人想到的祇是向國外移民，遠走高飛，這種現象正好給葡萄牙共產黨一個難得的可乘之機。

根據官方發表的統計，葡萄牙人文盲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十七，換句話說，全國共有文盲三百萬人以上，所以葡萄牙的報紙銷路很小，最大的報紙，每天的銷路還不到十萬份。但是一個在里斯本工作了四十年的德國教授說，葡萄牙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文盲，因為在薩拉查政府時代僅僅受了四年義務教育的人，沒有讀報的能力，過了若干時期以後，這些人最多祇能簽簽自己的名

註② 葡報Diário de Notícias 2, 4 July 1977, 16-Sept., 17Oct. 1978

註③ "Football in China" The Anglo-Portuguese News, 21 July 1978

註④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英國廣播公司BBC新聞廣播及八月十一日葡京各左派報紙新聞報導

字，不也應該把他們歸入文盲之列嗎？我個人認為這種說法雖稍嫌言過其實，但在西歐各國中，葡萄牙人的平均壽命最短，目下識了的人最多，和嬰兒死亡率最高，則是事實。²⁵

葡萄牙將往何處去？這個問題連葡萄牙人自己也答不出來，蘇俄的最終目的，當然是想把葡萄牙變成歐洲的古巴，監視着北約組織的後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雖知道葡萄牙病患已深，要根除病源，不是服用三兩副猛藥短期內可以生效的，但作為北約組織一員的葡萄牙，在地理位置上太重要了，她在歐洲大陸的最西端，靠近地中海，濱臨大西洋，擁有八百五十公里的綿長海岸線，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果真爆發，在歐洲大陸上恐怕再也找不出一個安全的後方比葡萄牙更為理想。所以西方國家為了使這個盟國不倒向共產陣營，除了不遺餘力地在道義上、精神上給葡萄牙社會黨、右派和中間派政黨鼓舞之外，還組織了一個十三國國際銀團，對葡萄牙提供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巨額援助，希望藉由財政援助，達到先穩定經濟，再逐漸強化政府功能的目的。同時，各國對葡萄牙也單獨提供各式各樣的個別援助，各國政要元首也不遠千里而來里斯本訪問²⁶，目的都在為葡萄牙打氣。

就葡萄牙從一九七四年革命政變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之後短短的四年半時間，就更迭了十次政府的情況以觀，葡萄牙經由民主體制走向政治局勢的真正穩定，仍然有一段非常艱苦的路程。

註²⁵ Orbit Vol XIX, No. 2, Summer 1975, P. 342
註²⁶ 葡報Diario de Noticias 24 Feb., 6 May, 19 July 1978 先後報導挪威國王奧拉夫五世，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以及法國總統季斯卡等元首的訪問。

五次圍剿戰史

十六開本 兩巨冊

工本費 新台幣 五百六十元
美金 十四元

郵資另加 國內：新台幣十四元
國外：平寄美金 四元
航空美金 十四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代售 憑機關學校公函發售